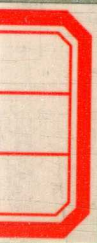


张东荪 著

狱中生活简记

南冠纪事

邓之诚 著



张东荪 著

狱中生活简记

南冠纪事

邓之诚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狱中生活简记·南冠纪事 / 张东荪, 邓之诚著. --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457-1162-2

I. ①狱… II. ①张… ②邓…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1818号

狱中生活简记·南冠纪事

著 者: 张东荪 邓之诚

出 版 人: 张继红

出版策划: 周 雨

责任编辑: 董润泽

装帧设计: 郭智勤

印装监制: 李佳音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www.sjcbs.cn>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基因印刷服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5年9月 第1版

印 次: 2015年9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1162-2

定 价: 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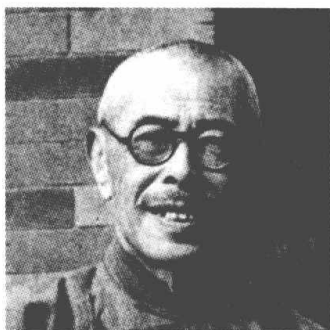
ISBN 978-7-5457-1162-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张东荪（1886—1973），原名万田，字东荪，曾用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生于浙江杭县（今杭州市），是中国著名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被称为“忙于奔走国是的现代哲学家”，著有《认识论》《科学与哲学》等传世之作。一生“以哲学兴趣为主，而又不能忘情于政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宣扬走“中间道路”，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贡献，尤其憎恨侵略，坚决抗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张东荪一度被日本宪兵逮捕，狱中多次自杀未遂，出狱后将自己的经历写成《狱中生活简记》，1947年5月24日—6月21日连载在当时《观察》杂志第2卷第13—17期。



邓之诚（1887—1960），字文如，号文如居士、明斋，江苏江宁（今南京）人。曾就读云南两级师范学堂，学问出入史、集二部，未受现代学术训练，治史近于掌故家，闻见博洽，著有《骨董琐记》《清诗纪事初编》《中华二千年史》《东京梦华录注》《桑园读书记》等。北洋时期始执教北大，后长期任教燕京大学历史系，1952年院系调整，改任北大历史系教授，门下弟子成名者多，如邓嗣禹、齐思和、周一良、王锺翰等。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燕大，邓文如被系于狱。作为一名温和的学者，面对日军的残暴，并未屈服，出狱之后，记述在狱中所遭受的非人待遇，1945年抗战胜利后，题名为《南冠纪事》，揭露日寇的残暴嘴脸。刊登在《现代知识》半月刊上。1985年复经其子邓珂整理，改题目为《燕大教授案纪事》，并添

加小标题以醒目，发表于《北京文史资料》第25辑。本书仍其旧名《南冠纪事》，但采择了邓珂先生整理时所加的小标题。全书内容平实，记述客观，间以诗文酬唱，颇具文人气息，处处可见士者风骨，是珍贵的历史记忆。



出版说明

2015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为此三晋出版社特别策划了“囚居”系列图书。这套图书共四册，包括《狱中杂记》《狱中生活简记·南冠纪事》《系狱记》《遭难前后》，重点关注了在战争中被投进日本法西斯监狱的知识分子。“囚居”系列图书作者——“囚居”诸人都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欧美等国在中国所开办的学校或租界内被捕的。正是基于这个共同点，才把这几本书组合成“囚居”系列图书。这套丛书客观上反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密切的关系，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囚居”系列图书均写成于新中国成立以前，当时的文章在用字、文法、标点上与现在多有差异。在编辑整理时，为最大限度保留文献原貌，对于一些与现在的语言规

范相左的习惯或用法，皆以原著为准，例如“的”、“那”、“拐湾”、“筹画”、“智识”“发见”等，均不作改动。另由于编辑水平有限，倘有错讹，敬祈方家指正。

目 录

狱中生活简记 001

南冠纪事 049

附录一 闭关吟 107

附录二 邓之诚日记 167

狱中生活简记

张东荪 著



(一)

有许多友人要求我把狱中经过写出来；我亦本来决定把这一段的生活记下来；只因为两个原因始终迟迟未能动笔。第一是述起来牵涉许多同时的人，不免要犯忌讳。如毫不顾忌，结果变为“谤书”，亦非我的初衷。第二是我的被捕入狱，虽在太平洋战事发作的那一天，却已早在九一八事件即就决定了的，可以说只是从九一八到胜利这几年中生活上的一小段。所以叙述狱中生活便当从九一八说起。那是未免太长了。就中牵涉到政治方面亦太多。因此所以每次提笔总是写不下去。现在确实怕日久易忘，乃想出一个不得已的办法，即把凡可现在发表的都写出来。至于其他，我将来亦许还要做

一个较细的补充。这个补充却非等到我死后不能发表了。

民国二十九年（西历一九四〇）十二月八日是日本对美宣战的日子。那一天正是礼拜一，我于上午是没有课的。我得到开战的消息甚早。在早晨七点钟的时候，林嘉通（燕京大学教务主任，是我的甥婿）就打电话（彼时燕大各教员住宅皆有电话）给我，说：半夜里林迈可（Michael Lindsay）已经听到美国的广播，报道日本一面进攻真珠湾，一面向英美两国正式宣战。并且告诉我，林迈可在听了广播以后立刻骑了自动脚踏车往西山去了。我听了林迈可亦脱逃，甚为放心。好在他从西山而入共产党的区域已经走过一次，这一次谅来不会发生问题。林迈可是英国林赛（A. D. Lindsay）勋爵的儿子，在燕京担任英国式综合制下的经济学教授，思想最为前进，为学生所最崇拜的一个人。

他走脱了，我料得将来或可省却一些困难。这



个电话以后不久又接到一个电话，是叫我到学校里去。原来在这样的紧急时候学校当局曾组织了一个紧急会议，其中委员除了一个瑞士籍的教授以外，全是中国人。我亦在其中。当时我以为是要开会，所以立刻就走到学校里。这个会议每逢礼拜四开一次常会，已经开过几次了。我在会内与会外曾提出一个主张：就是不必等到正式开战而学校即自己先行解散。把教员与学生依其志愿分别安顿：愿留在北平，则听其留在这里；愿意到重庆去的，设法帮助他们前去；愿意到八路军区去的亦同样设法帮助之。虽然到重庆去的路线比较困难，但到八路军区去却是容易的。当时我为什么有此主张呢？原来我已料到日美必战。我希望燕京在日美开战以前自动解散乃只是想避免到那时的逮捕。我亦预料到逮捕是不能免的了。到了今天来回想，我当时这个提议亦必仍是无用。因为无论我离开燕大与否，日本宪兵早把我的行为记录下来了。他们注意我恐怕有二

三年之久。要想做漏网之鱼，那是决无可能的。

我从东门走到学校里，那时并无一点动静。后来大家聚在哈佛燕京学社办公处的时候，学校已完全被日本兵包围了。我们便困在那间屋子里，而在对面却是大礼堂。我们可以看见大礼堂内的开会。那个会是日本军官召集学生，宣布燕京大学的封闭，并将学生遣散。会散以后，我们在窗口外望，只见许多学生纷纷各携行李向校门走出。其状之惨真让人酸鼻。所不知者即对于教职员是如何的处分。不过其时已将近十二点了。发生吃午饭的问题。我们遂相约到洪煨莲先生的住宅去，在他那里吃饭。到了洪宅，又遇着邓文如先生，他还向我戏言。用京戏上空城计的辞句，他说：“司马懿的大兵来得好快啊。”我亦向他念两句旧诗：

昔日戏言身后事，

今朝都到眼前来。

当时我的心境确是了解我的生命已临最后一刻



了。吃完了饭以后，又到两个同事的地方去看一看，谈了许久。无非是说，个人生命的问题是小事，国家民族的生命却从此定了。日本对英美宣战，日本必败，中国必得复苏。所以那一天，人人的情绪都是夹杂的。想到国家民族的前途无不十二万分的高兴。想到个人却都又知道有极大的危险在面前。直等到将近傍晚，不能不想回家。遂与赵承信同到贝公楼前去看一看能否放我们出校。日本宪兵便告诉我们说：请在客厅中等候一下。在客厅中又遇着赵紫宸与陈其田。殊不知等了许多时候并无指示。我对赵紫宸耳语：必有问题。可是我看见心理学系教员沈迺璋在门前走过，我就出来问他：能否出大门。他说可以。于是我就同他一起走出校门，绕道回家。我的目的在告诉家中人须作准备。我一到家即打电话给陆志韦，问他已经回家了没有？他居然回家了。这便给我一个很大的疑惑。难道我们真能幸免么？当即吃晚饭。刚刚饭毕，两个

日本宪兵即到我家里，态度尚客气。只是说须叫去问话。我随跟了他们走到贝公楼的会议室。当时室内已经有了好些人。我见其中有林嘉通，使我更感不安。原来他家里有一个通内地的无线电台。虽这事只限于我与，但一旦暴露，决无生命。倘若累及其他诸人，更是于心不忍了。彼时只能以目互视，不能讲话，因为有一个日本宪兵在那里监察着。在路上时，那个宪兵还问我：你认得不认得那个姓林的英国人？我说，认得而不常见。他说：你知道他已经逃跑了么？我答道：不知。这是当时的情形。到了后来，出狱以后，方知陆志韦的回家是日本宪兵押送，伴他吃了晚饭再回来，并非自由无事。林嘉通家的电台亦早在他将要被拘的时候由他的太太赶紧毁坏了。

我到会议室已经是晚间九点钟。大家枯坐，并无倦意，或许是兴奋太甚了。当时我自己在那里想：既有这许多人，便不是专对我一人。不过我所